

三、徐州會戰

——為後方戰略轉移與武漢會戰爭取時間

淞滬會戰結束，首都南京淪陷，國民政府將武漢作為臨時首都，徐州是華東的交通樞紐，隴海鐵路與津浦鐵路在此交匯，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日軍若占領徐州，擁有該重要路線，可使華北與長江下游兩戰區連成一片，更可沿隴海鐵路西進，直接攻取鄭州後，轉接京漢鐵路直下武漢等地，在此，徐州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國軍欲力守徐州 屏障武漢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我華中地區成立第五戰區，以李宗仁為司令長官，駐節徐州，並以孫連仲的第二集團軍、湯恩伯的第二十軍團為戰區主要兵力，負責魯（山東省）、蘇（江蘇省）、皖（安徽省）、豫（河南省）邊區的作戰。年底，南京棄守後，軍事委員會為重整態勢，重新劃定第五與第三戰區作戰地域，為統一事權，將第五戰區擴及長江北岸，並將原屬第三戰區在江北的三個集團軍，撥歸第五戰區序列，增強其兵力。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軍事委員會為吸引日軍主力轉向徐州地區，以屏障武漢安全，逐

次增援分配予第五戰區之兵力，總計幾達六十四個師。兵力部署重點在徐州周邊區域，及於臨沂、滕縣、臨城、台兒莊等要地，尤以台兒莊屬於滕縣，扼運河之咽喉，當時如由津浦鐵路至徐州，兩者相距一四〇公里；若是沿隴海鐵路，則長約一百公里，地理位置重要，更為兵力部署重點。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日軍於徐州地帶，因津浦鐵路而分隔成南北兩段，北段因山東省省主席韓復榘畏戰棄守，日軍直下占領濟南、泰安與兗州。日軍在南段則占有定遠、蚌埠。時南北各戰場日軍主力，均向津浦路徐蚌方面轉移，大戰呈現一觸即發之勢。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三日，我國第五戰區長官部下達作戰命令，對徐州會戰做出戰略指導：即對津浦路南段（淮河兩岸）之敵，採取守勢，要求在臨淮關以西，淮河之線阻止日軍。對於津浦路北段及隴海路東段之敵，則以側擊方式取攻勢，牽制其南下或西進，以確保徐州。

會戰之初 迫敵撤回淮河南岸

會戰起訖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自民國二十七年一月至三月，即「津浦路南段、淮河北岸抵抗」。此戰緣起於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日軍攻陷南京後，第十一師團一部由瓜州攻陷揚州，向邵伯、天長進出；第十三師團主力，經儀徵、六合，連繫浦口沿津浦路北上

日軍，陷滁縣後，向盱眙、張八嶺之線進出。當時國軍第四十八軍韋雲淞部，擔任合肥、定遠、明光一帶之守備，利用既設工事，節節予敵打擊。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八日，明光失防，三十日池河被陷，二月一日臨淮關失守。接著是定遠、鳳陽、蚌埠相繼淪陷。蚌埠四周地形，湖沼與河流縱橫交錯，尤以淮河為大；我軍與日軍在淮河北岸之三鋪附近激戰甚烈，三月六日我第二十一集團軍廖磊一部向定遠反攻，並以增援之第二十九軍張自忠部接替第五十一軍于學忠部擔任淮河北岸防守，日軍雖多次猛攻，均未得逞。

日後第二十九軍調臨沂，淮河北岸仍由第五十一軍固守；另以廖部第四十八軍韋雲淞部固守爐橋、洛河之線，第七軍周祖晃部由老人倉向池河鎮、定遠積極反攻，並發動大規模之敵後游擊戰，因之，日軍被我軍吸引牽制，被迫撤回淮河南岸，一時形成對峙局面。

有效牽制日軍 阻敵精銳會師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進入會戰第二階段，即「津浦路北端、魯南地區臨沂戰役」，這又分為兩場戰役：

一、魯南地區臨沂戰役：

臨沂位於徐州的東北方向，是拱衛徐州的重要外圍據點。一旦臨沂失守，日軍便可長

驅直入，直接威脅徐州的東北側翼，使徐州完全暴露在敵人的攻擊之下。

日軍原計畫華北部隊以第十師團瀨谷支隊沿津浦路南下，第五師團則於青島登陸後，沿膠濟鐵路西進，首以臨沂為主要攻擊目標，企圖攻占後，會師於台兒莊，進而形成對徐州守軍的合圍之勢。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一日，日軍第五師團坂本支隊，由魯東沿台濰公路（台兒莊至濰縣）向臨沂方向前進，經攻占莒縣、沂水等地，進逼臨沂，五日，日軍已到沂河左岸，守城部隊國軍第四十軍龐炳勳部，在裝備和兵力都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力戰不屈，堅守待援。十日，第五十九軍張自忠部馳援趕至，十四日各部開始行動，龐炳勳部由南向北出擊，第五十九軍於沂河右岸渡河，奇襲日軍側背，十五日敵我雙方於茶葉山接觸，激戰至十八日，日軍不敵，全線向東北湯頭溝退卻，臨沂告捷，我軍乘勢而上。二十三日，日軍復增援再行反攻，我軍乃撤回臨沂附近固守。敵復重整態勢，再度對我張、龐兩軍發起攻擊，我軍復於三十日將其擊潰。

龐炳勳部和張自忠部在臨沂與來犯日軍浴血奮戰，傷亡慘重，終因兵力懸殊，於四月下旬撤離臨沂，但有效牽制了日軍精銳的第五師團坂本支隊，使其無法按計畫與第十師團瀨谷支隊在台兒莊會師，為台兒莊大捷創造了有利條件。

川軍血戰 師長王銘章壯烈殉國

二、魯南地區滕縣戰鬥：

滕縣位於山東省南部，在津浦鐵路支線棗莊至臨城之間，是山東南部通往北部所必經，台兒莊是徐州的門戶，滕縣則是台兒莊的外圍據點，戰略地位重要。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日軍第十師團瀨谷支隊以飛機、坦克和重砲猛烈轟擊滕縣城垣和陣地。當時守城的是川軍第一二二師王銘章部，雖兵力不足三千人，裝備多為輕兵器，然川軍將士在此極端艱苦的條件下，以血肉之軀抵抗敵人的進攻，雖傷亡慘重，但始終堅守陣地不退。

滕縣敵我雙方，經過數日的激戰，城內守軍傷亡殆盡，彈藥也幾乎用罄，城內建築也幾乎被夷為平地，日軍趁勢發動更加猛烈的總攻。三月十七日，日軍攻入滕縣縣城，縣長周同跳下城牆自殺殉國。師長王銘章在指揮巷戰時，不幸身中數彈，為國捐軀。滕縣失守，日軍續向台兒莊攻擊前進。

台兒莊大捷 我軍殲敵萬餘人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至四月，會戰進行第三階段，即台兒莊戰役。日軍第十師團攻下滕

縣後，即準備攻擊徐州，我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命孫連仲在台兒莊實施防禦，孫連仲以第二十軍團湯恩伯部為拒止日軍的機動打擊部隊，以第三十一師池峰城部固守台兒莊，並以第三十師與第一一〇師在西，第二十七師及第四十四旅在東，分別占領防禦陣地。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蔣委員長親臨徐州指示機宜，二十五日，日軍開始攻擊台兒莊，在飛機、戰車、優勢的砲兵火力支援下，首先突破台兒莊北門，守城部隊接續與日軍進行逐巷逐屋的肉搏戰，戰況慘烈，縱使台兒莊村落已被日軍攻占四分之三，池部仍屹立不搖，死力支撐，以待我機動兵團向犯敵形成有利的包圍態勢。三十一日敵我經一周之激烈戰鬥，此時台兒莊之敵已完全陷入我機動打擊部隊的包圍圈內。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三十日，日方考量台兒莊正面其第十師團已陷於我軍包圍圈，形勢萬分危急，乃將臨沂方面的坂本旅團沂州支隊，放棄對臨沂之攻擊，轉而用兵於愛曲方面，俾利攻擊我湯部側背，企圖解第十師團之危。當下湯恩伯尋得戰機，迅速以軍團所屬第五十二軍關麟徵部應敵，並以第七十五軍周晷所部增援作戰，一鼓作氣擊破來犯的坂本旅團，繼而回師合力圍攻台兒莊之敵。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我軍機動打擊部隊發動總攻，台兒莊守軍亦同時向敵出擊，日軍在我軍內外夾攻之下，雙方激戰至四月六日晚，將日軍第十師團瀨谷支隊殲滅萬餘眾，殘敵向北潰退，我軍跟蹤追擊，台兒莊戰役結束。

徐州會戰告終 兩軍隔黃河對峙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至五月，會戰進入第四階段，即「徐州周邊的防禦與撤退」。日軍自台兒莊戰敗後至四月下旬，積極從各戰場抽調兵力，調整部署，計從津浦路南段的兩個半師團強渡淮河，一部沿津浦路逕行北向徐州，主力由津浦路以西地區，向隴海路的碭山、歸德迂迴攻擊；另以華北地區兩個師團的兵力，陸續南渡黃河，越京杭大運河，向蘭封、歸德進攻；嶧縣的三個師團，則向南發動攻勢，企圖切斷隴海路，遮斷我大軍後方交通線。日軍以八個師團、兩個混成旅團及兩個支隊的兵力，尋我主力決戰，企圖殲滅我野戰軍於蘇、魯、豫間地區。

我統帥部為避免被日軍包圍殲滅，決定放棄徐州；並決心先行打開隴海路，突破日軍的包圍圈，維護我後方交通線，再誘使日軍主力膠著於隴海路方面，俾使我徐州大軍得以脫離戰場，保存實力。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中旬，我軍以有力部隊阻擊日軍向隴海路續進，並以攻代守一舉擊破日軍第十四師團，克復隴海路蘭封、羅王車站等要點，打通隴海路，撤回火車四十二列的軍需物。嗣即以全力遲滯日軍前進，一時使日軍難以在徐州形成對我合圍之勢。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下旬，國軍部隊紛紛撤抵豫（河南省）南、鄂（湖北省）北各指定

地區。徐州守軍陸續向豫東、皖（安徽省）北轉進。我與日軍相持於蘭封、開封之間。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六日開封棄守，七日，日軍攻抵中牟，武漢情勢岌岌可危。八日國軍為阻止日軍奪取鄭州，於鄭州中牟縣花園口炸毀黃河大堤，導致黃河之水溢堤南流，淹沒了包括賈魯河流域在內的廣大區域，形成了黃泛區。日軍被迫向黃泛區以東地區撤退，而我與日軍隔黃河兩岸暫成對峙局面，徐州會戰遂告終結。

英烈抗敵不屈 鼓舞全國士氣

徐州會戰的持久和激烈超出了日軍的預期，使其無法按照原計畫迅速打通津浦線，連貫南北戰場，也未能實現在短期內迫使我國屈服的戰略目標。而在會戰之際，龐炳勳、張自忠部成功地在臨沂堅守抗敵，滕縣縣長周同與守城師長王銘章在城破之際以身殉國，師長池峰城在台兒莊血戰的抗敵不屈，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堅持抗戰的信心和士氣。

徐州會戰雖是以國軍的撤守告終，但在戰略上遲滯了日軍的進攻，有利於我政府將人員、物資等向大後方轉移，並鼓舞了全國軍民的士氣，堅定了抗戰的決心，為後來的持久抗戰創造有利條件，在抗日戰爭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